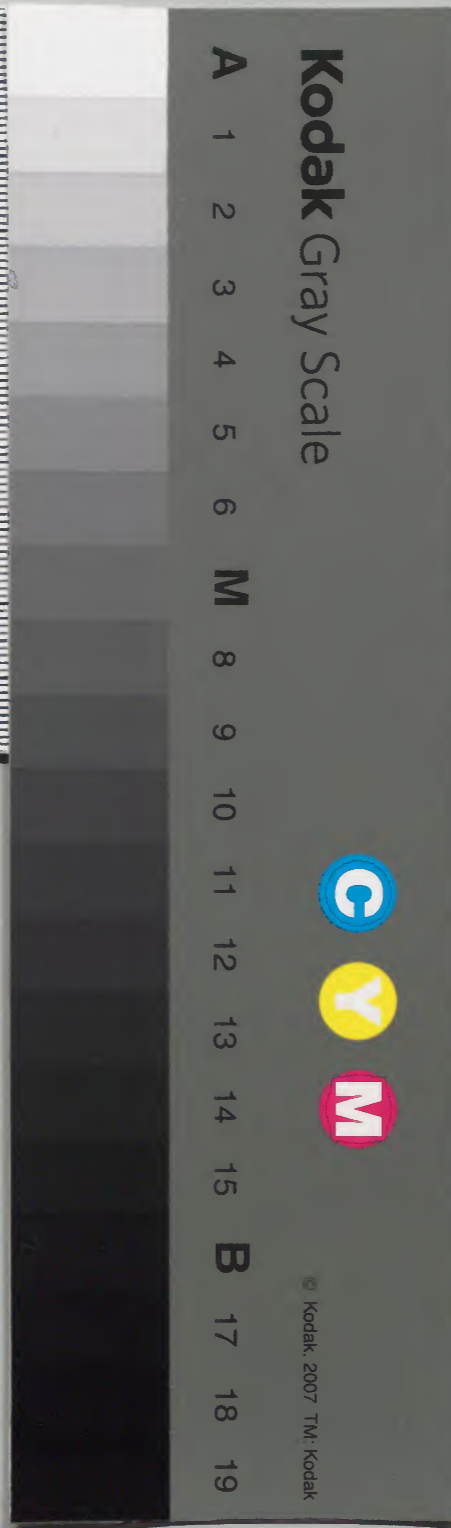


通思錄集解 六之九

			五	漢
		一	二	書
		四	〇	門
		二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	五		漢
〇	二		書
〇	四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64
冊數	4 (3)	
函號	298	157



裏面記載のない箇所は省略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大學章句
卷之六

近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家道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經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

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

經解○說見論語為弟為子者其職在於

孝悌而已行之有餘力而後可學詩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徒欲人之觀美非為己之學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

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易傳下同

○師卦九二傳可者僅足而無餘之稱竭其所當為無過外也

淺草文庫

○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

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卦九二傳

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遠曉尤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父又有間矣但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

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

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

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

之君義亦相近以強直之資遽為矯拂內則傷而卒發幹蠱之切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

孟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

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

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九陽位

剛位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事親而過剛不能無悔矣然蠱之下卦為巽巽者順也又陽爻居

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大過故無大咎也但謂之小悔則於事親之道已非盡善者矣

○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卦彖傳止倫

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二者並行而後處家之道篤矣然必以正倫理為先未有倫理不正而

篤者也可

○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

息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

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家人卦六二得相親附猶骨之於肉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

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

而不服上九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及身之謂也所貴治家之威者非徒繩治之嚴

蓋必正己為本使在我持身謹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于正凡御下之道皆然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

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

道也靜正乃相處可久之道媒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

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遺書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

為樂若具慶者可矣具慶謂父母俱存

問行狀云蓋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

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

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

盡性至命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孝弟者人道之本百行之原仁民愛物皆

詩大雅皇矣篇云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集傳云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子也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

由是推之人能盡孝弟之道廣而充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朱子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是聖人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即其末而本已存即其粗而精實具本末精粗非二致也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今之孝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亦不能廣充之以抵作聖之極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

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

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

是私也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

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為私愛其子而不知

十起與不起亦私意也蓋事事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

十起於兄子豈人情哉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

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

之猶子也視兄弟之子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

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

弟

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
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
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
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
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
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
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
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
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

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
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
為之配豈更避嫌邪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
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
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聖人所為
至公無私

安行乎天理何嫌之可避凡人避嫌
者皆內有不足而不能自信者也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

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婦人從一
而終者也

再嫁為
失節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

小失節事極大餓死事極小所惡有其於死也

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

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

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己字恭叔臨喪飲酒非禮也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

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

子足備他慮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

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

孰大焉勿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蓋如此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

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

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

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

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

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在

謂保任使之入仕公慈恕成剛斷平居與幼賤

仕或作任

二程合書粹言論事篇曰疾
而委身於庸醫比之不慈不
孝况事親乎舍藥物可也
是亦君子之言也卷之四十一

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
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娶侯氏侯夫
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
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
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
已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
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減獲如兒女男
曰臧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
則一也汝如是夫時能為此事否先公凡有所

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
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
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
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
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
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即叱止
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絮羹調羹也禮不絮
羹為其詳於味也
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
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

傳

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
 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
 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
 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
 不復出房間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
 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行狀
人代為孝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

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姑必順之事親以順為主

非甚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為矯拂也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

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

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

勞苦苟使見其為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記說所謂養

志者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

弟宜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

之不見報則輟故息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

之不見報則輟故息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

而已詩說下同○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視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不可學兄而廢其恭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

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着事向前推不去蓋至

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宜其家人而后

然猶正牆面隔礙而不可通行也

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

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

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

可學無可學耳

語錄○提掇謂提起警策之也

近思錄卷之六

近思錄卷之七

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出處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脩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

所當審處也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
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
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
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易傳下同
傳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若有好
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為哉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忘雖有須而恬然若

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

安其常也需卦初九象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

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

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無咎元謂有君長

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

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羣

相比而非得所主苟為焉比而非可久邪媚求比而不由正皆不能无咎者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

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

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

有咎小人志在富貴故得志則驕溢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

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

善賢者素其位而行窮而在下初無貧賤之憂達而在上將遂行道之志以是而進何咎之

有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

履其素乎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行乎素位而亦卒無可行之道矣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

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

而身享乃道否也否卦六二傳身之否亨由乎
身有否而道無否也蓋否之時小人羣集君子
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所撓屈道
則亨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

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

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隨六二與九五為

苟隨私昵必失正應

君子所貴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

賁其趾舍車而徒君子所貴者行義也世俗所

在下故為趾為徒行世俗以失勢位為羞君子以得行誼為榮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

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

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華

特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

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有清

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

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

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四者雖處心

革

有得夫要皆能高尚其事若盡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

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

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艮下

為遜二陰初長固所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五六

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特消息不一於

遜雖未能大正尚幸其小有可正也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

廢豈肯坐視其鄙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

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

此雖

強

西漢書楚元王傳之初

元王敬禮申公等

穆王不著酒元王每

置酒常為穆王設醴及

王戊即位常設後忘焉

穆生退曰可以折矣醴

酒不設王之意急不夫

楚人將錡我於市日斷

以鐵束杵病卧申公

曰強起之曰強不念先

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

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

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

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若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

者為道之存也今而

忽之豈忘道也道中人

胡可與久然豈忘道也

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

之衰扶若子之道未盡消舉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樂之明不能

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

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及

而不能去矣離下坤上明夷離明坤地也明入

之辭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蓋知幾而去之速

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王戊不設醴酒而穆

生去之日不去楚人將錡我於市當特雖申公

之賢猶以為過其後申公受胥靡之辱至是欲

去而不晉之初六吝不而始進豈處能深見信於上苟

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殺
刑東海薛郡乃與吳通
謀二人諫不聽晉麻非
之夜之赭衣使梓白確
春於市
晉灼曰晉想麻隨
也古者相隨坐輕刑
之名師曰聯繫使
相隨而服殺之故謂之
晉麻猶今之役囚徒
以鎖聯綴耳昔說近
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

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
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
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
無咎在下則勢踈始進則交淺上未見信惟當
安於守止寬以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信
之急則必汲汲以失其真止之守求信愈急人
愈不信則必悻悻以傷其事上之義晉之初六
未敢必於進也進而復退得正則吉未
敢必人之信也寬裕以待之則无咎然聖人
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
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
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

日不可居也卦之初為無位晉之始未當職任
故寬裕以待其自信可也苟有官
守而不見信於上必將廢職失守
急去可也豈容寬裕以處之哉然事非一際
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兆幾微之見君子
知幾則可久可速
不失其
時矣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
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樂而固
守睽卦六三象傳賢者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
之者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謂必以
正道而
後合者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

安

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
 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卦象曰君子
 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其當然而不可免則
 無所撓懼而能遂其為義之志矣蓋命者出乎
 氣數而不可易我者在我裁制而不可違彼
 已定之禍福雖憂懼而何益行吾義而已苟
 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墮獲於窮厄所守亡矣
 妄能遂其為善之志乎墮獲猶顛隳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
 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卦九四傳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

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
 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九三陽剛而處下卦之上
 在井則已渫治而可食矣然而無得於五故不
 見食爻位剛而不中切於施為故憂惻異乎聖
 賢視用捨為行藏泰然不以累其心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
 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
 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
 革之也六二居中得正下卦為離故曰文明二與五應故曰應上文位皆柔故曰體順
 時當變革之時可矣居中應上則位得矣文明
 體順則才足矣是處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

盡信而後華故辭曰已如丁之才德當進行其
日乃華之謹之至也

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
也其才豈容自己故辭曰征吉無咎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
也其才豈容自己故辭曰征吉無咎

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才業急於有為每不暇謹擇所向則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
反為才業累矣如荀或之類是也

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良卦六二傳在上位者當以正君定

國為己任故有拯而無隨在下位者職守所在

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

而後隨者如孔子嘗從大夫之列故請
詩陳恒然不在其位則亦隨之而已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
其所

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
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良卦象傳

位者所處當然之分也處之不踰其分是不出
其位也所謂止者當其分而已苟當行而止當

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為出位而非得其止者
也况踰越常分據非所據者乃出位之尤者也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良之上九敦厚於

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人之止易於暫而難於久易於

而難於久易於

始而難於終艮之上九止
終也止道愈厚是以吉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

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

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之初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虞度所信得其正矣苟志有所係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外所

安能得其正哉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

處義命者窮達夭壽出於氣質有必然之數義者是非可否本乎天理有當然之宜賢者

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安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

義以妄求故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

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

有道謂不可以苟求也得之有命謂不可以俸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者謂得非可以以求而遂也

此言要亦為中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

不必言命遺書下同○求之必以道不枉道以

也所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命何足道哉○愚

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

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去就辭受之

間要決於義也而後命從之以顯苟應事之時

欲以命決之其可乎故君子

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

忘之下心字或
作必

若

泰然處之百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異
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君
夫處置之後在己無闕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
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
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
人歎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
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甚甚少也得失有命妄
起計度之私是利心也
故不可入
堯舜之道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
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

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
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說見論語謂不能安受乎
天命所以有心於貧富也

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
須要如此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
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
矣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
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恐記
諫備字愚謂本以人心見處而
言惟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為實
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未有實耳凡實理得之於

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若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

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

也

此一節反覆推明實見之理最為親切學者要亦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有

悟然後所見為實見充其所見死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矣

得之於心是謂

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墮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心有實見而後謂之有德此則不待勉強學者實見

有所未盡則亦勉而行之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

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張南軒曰無所為而為之

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愚謂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即是人欲之私有所為而為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即是天理之公無所為而為者如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利害况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

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

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

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

利

聖人處義不計其利然事當乎義處之而安乃所以為利也

如釋氏之學

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絕滅人倫推其

本心惟欲利己而已是賊義之大者

問那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

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

欲之心便至如此邢憲事見國史及語錄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

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當買

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

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

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

俸錢戶部案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

前任曆子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郎三

辭不聽除崇政殿說書未幾除侍講

嘗

句解云我嘗買妾欲試之世工

索

二程全書第二楊遵道錄云先生在講筵嘗無錢使諸公因

向必是俸給大段不足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案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京官時

夜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自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曾寫狀子受夏人不去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本注云舊例初入京官特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先生不請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苞人

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又不為妻求封范

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

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

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無本分不為害先生

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懶却動不動

又是乞也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

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封親與封

周顯榮其亦入子之至情謂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特召與常人異故翰為言

為

同

也○或云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後可也朱子曰此自今常人言之如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其意謂要當從科舉法為止耳乃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

乃就對叔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保節不

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皆

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

更選國人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

固推弘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

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

漢書註師古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

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

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

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

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備

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

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

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也

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于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
志則根本撥矣故妨功之患小奪志之患大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為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為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

代

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庶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哉文集
律有四聲八病今進士詩賦之學是也求仕非義謂投牒覓舉之類循理謂服勤事任似述世風者也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說
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已自重而彼自輕

畫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

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朱子曰人

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迹必不可萌求之之心愚謂真知

義理之可樂然後富貴不足動其心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麕衣

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

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

不恤惟義所在我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顧况夫懷麟麟之見豈人非笑

而恥居貧賤豈有大丈夫之氣哉

近思錄卷之七

近思錄

近思錄卷之八

近思錄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治體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素講明之一且

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

則家之謂也 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以上總論治天下者其本在身其則在家

也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 朱子曰親

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也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

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朱子曰睽卦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說而內猜嫌故同居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居初異志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朱子曰釐理也降北舜初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以上論善則在和親之道治家觀身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不善之動而已矣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

物深哉通書○茂篤實盛發之意對猶配也謂配天時以育物朱子曰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以上論端本存誠心之道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

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熙寧二年先生以大臣薦召除太霸者之事也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疏首言士霸之事有天理人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慈之分綱常絕駁之辨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及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王道本乎

夏之類聚御史是聖部
云監察御史唐武德置
八人正觀三年加元又
置監察御史裏行以
馬周為自比便以為官
之名宋御史多出外任風
憲之職以他官領之天
禧元年詔別置御史
六員不兼他職嘉禧
四年中丞韓絳請置
裏行從之

嶮

人情之公出乎禮義之正平易正直而無回邪
 委曲之行崎嶇艱險反則不安之意逕委曲小
 也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
 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
 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王者備己愛民正
 以誠心而行乎天理霸者假尊王攘夷殺盜討
 叛之名義以號令天下而自尊大耳其道雖霄
 壤之下侔然其初但根於一念之公私誠偽而
 已○朱子曰宣帝雜王伯元不識王伯只是以
 寬慈喚做上嚴酷喚作伯自古論惟陛下稽先
 王伯至明道先生此句無餘蘊矣

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
 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下同

○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
 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非
 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
 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在職
 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
 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
 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
 為可必行不徂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期
 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立志篤實而遠大則不
 膠於幾近不惑於流俗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
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
物恕己以及人設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
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
上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己之心以及人
政施仁公平正大羣心自然豫附人君顯比
天下之道也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
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暴小惠
以市私
恩違正道以干虛譽以是求比則非顯比矣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
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

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

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

煦煦日出微溫之貌禮天子不合圍蓋蒐田之
時圍於三面前開一路來者取之去者不追亦
倘王者顯明比道初不執小惠以
求人之比也皞皞廣大自得之意非唯人君比

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

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

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

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

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

比己也於卿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

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庶士以至公卿日志于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不振法度廢弛而不立庶事泛溢而無節未可以亟正驟起之也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後見於施為者寬裕而不迫詳密而不疎不

迫不踈則弊可革事可理而人且安之矣或者
見其百步馳慢不能含忍而遠懷忿疾之心則
不暇詳密向有深遠之慮不能寬裕寧免暴擾
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憂
則必患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徂
習安逸因循亦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
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治泰之
容峻迫然人情玩肆因循苟且漸已陵夷苟非
一人剛斷宰輔英烈則亦未能挺特自立奮發
有為而作新積弊也無舟渡或疑上云包荒則
河曰馮謂必用馮河之勇也

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
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

為也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踈迫有剛果
治泰之道

可成也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

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

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

仰之矣盟者祭祀之始盟洗之時也薦者獻腥

既薦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漸散故為人上者

誠信其上顯顯然仰望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

而

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之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卦傳天地而有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思義日睽腹中有物曰噬嗑而合之所以去間也有治天下之大用焉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

且

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得其要則視繫捕簡令行而禁止矣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

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聖人所以制

察其機也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是也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

御人之謂也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之難方解

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要濟以

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為坤大難初解

與民休息之意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

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

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

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

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

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大難既解

雖已安平而無所事然典廢舉墜脩復治道以爲久安長治之計者不容苟且而遂已也有

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

當解而未盡者不早起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

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張東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勢

復盛乃發除之則亦晚矣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
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
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
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且卦彖傳
事物各有
天然之則聖人非能為物作
則但處之各當其則而已
允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
至正至善者也兌卦彖曰說以利貞是
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若夫違
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
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

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
服無數道出於天違道則非順天矣
譽出於人干譽則非應人矣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
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
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
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彖
曰終止
則亂其道窮也盛止必衰者天下之常勢有盛
無衰者聖人之常道常人苟安於既濟乃衰亂
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
易大傳曰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

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
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
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
民為重事也春秋書不時者如隱公七年夏城
中立之類書時者如桓十六年冬
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然
搃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
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
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
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
乃所常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

矣

經說下同○泮半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其
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天子之
辟靡故曰泮宮也闕閉也幽陰之義宮廟也毛
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孟仲子曰是媒宮也泮宮
者所以教育賢材闕宮者所以尊事祖先二
者皆為國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議焉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

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

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

端而已

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
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

以法把持天下

遺書下同○先王治天下以仁
義為主法固在其中後世惟持

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

○

官

周礼司市條下云群吏平肆展成奠賈鄭氏註云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讀為定整勅會者使定物賈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也有司衆職也必先正有司而後致其成會其要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及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如賈帥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之類是也權五銖兩介鈞石也量五龠合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使人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公於天下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

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

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仲弓欲以一人之知舉天下之賢故疑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心之公私大小如此推其極致則一可以喪邦一可以興邦

○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

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

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論治本則正君而國定矣就事而言則必

有大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君心為本

求

唐有天下雖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
 世子弟皆不可止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
 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劫
 君臣父子之義有虧閨門之間又有懿德三綱
 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
 而不可止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
 求王璘使江南則及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
 撥猖於外閹豎擅專于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
 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大綱
 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謂大綱
 常唐之治日若世業若府兵若相庸調若府
 其區畫法制皆放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

天下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

而爭自息外書下同○道之以禮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

官之法度關雎詠文王妃妙氏有幽閑正靜之

厚之性朱子曰自閨門社席之微積累至薰蒸
 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
 周官之法度不
 然則為王莽矣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

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

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以一國以一人為本一人

一念私邪必將害於其政昔者孟子三見齊王

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

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

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

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

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見孟

王首言仁術曰是心足以王至將求其所大故則曰緝木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盍反其本凡皆以格其非心而興其善意至於一政爭之得失固未暇論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

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

下同○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為本必節己裕民德意乎洽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

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鄭聲者鄭國之俗淫邪其作之詩著

於樂者聲皆淫靡佞人者口給面諛之人也夫子既告願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
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
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
施之於天下歟道學政術分爲兩途則學與政皆非矣使孔孟復生必將推其所得之道措之天下必不以政術非吾所事而姑以是強施之天下也大都君相
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
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
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
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息必不

為五伯之假名視民猶子則所以撫摩涵育教誨輔翼之者何所不盡秦漢慘刻少恩五伯假義圖利皆無誠愛之心者也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
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
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
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適過也
間非也用人之非不足適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切至則治德將日新何憂為政之失所任皆良士何憂用人之非帝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即平月之學問非有二心也

近思錄卷之八

非奇二... 平... 明... 子... 近思錄卷之八... 凡二十七條... 治法... 禮樂刑政... 治具不... 未備未足以... 治具不... 未備未足以... 治具不... 未備未足以...

近思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治法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 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 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

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朱子曰綱網上大

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乃作樂

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朱子曰八音以

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

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

通書禮樂章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句解云縱其欲心敗亂
法度
書太甲云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平和則躁心釋

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知之

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

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

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故心平故平中躁心

之盛如此或云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

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

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

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

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嗚呼

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

欲至治者遠哉通書○朱子曰復古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

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キリヤハクシム也悉心推訪

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

良行修者延聘敷遺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

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

皆道之其教自小學兩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

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
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厲作而興其
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
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者致知格物也脩身者誠
意止心修身也化成天下者齊
家治國平天下也鄉人鄉里之常其學行皆中
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
受其業所學所行中乎是者謂擇善脩身足取
識明達可與適道者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
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推教法於天下擇士

性

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
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放周禮鄉大夫賓凡
選士之法皆以徃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
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以此選
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其與後
世以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
庶人必須師友以
成就其德業師傳之職不修友臣二曰六官
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
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三曰
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大平之治所以未至
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止并
地不可不均今當者州縣而莫之止貧

昔澆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
昔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
日蹙轉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
死日多四曰鄉黨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
睦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五曰貢士庠序所以
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射亡而禮義
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
於學校而六曰兵役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
人材多發六曰兵役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
耗匱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
有吏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七曰民食
患七曰民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
不勤因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八曰四民古
私交為備粟之法以為凶歲之備八曰四民古
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
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

大

西漢居衡山王傳云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獎

韻會養韻發子兩
切廣韻勸也助也又
成也譽也增韻又
縱史之也又崇也或
作將 差

寡漸為之業九曰山澤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
以救之耳九曰山澤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
財用不之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
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
久之十曰分數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
勢十曰分數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
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
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
之道也十曰分數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
條並節錄本文十曰分數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
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
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
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
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

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泥古而不徇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陋儒之見然遂謂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者且卑陋此又世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為而拯極弊哉



伊川先生上疏先生除崇政殿說書首上此疏曰三代之時人

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道開傳傳之德義傳附益也保保其身體保安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舉

德盛則過日消正君養德者本也求治規過者末也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後世徒存傳保之名而無其職不言師者

今日辨選之官則道之教訓之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事不接于耳目嗜好之私不瀾乎心術則德

義進矣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謹之今既不設保傳之念則心神莊肅氣體和平矣

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宮中言動服食之閒經筵官皆得與聞之則深官燕

私之時無異於經筵講誦之際對官有前右官也桐之官宮妾之頃猶若師保之臨乎前也

戲則隨事箴規遵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

記成王與叔虞戲別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李注遺書又云某嘗進言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

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輔蓋

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

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名而

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遜為先制尊賢堂以延

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宿吏師齋立檢察士人

行檢等法尊賢謂道德可務式者待賓謂行能可宿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為吏之

師法也三者皆才德盛人首延禮之使士人知所向慕次乃立檢察士行之法又云自

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

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

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偷苟得也薄今欲

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

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

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

案文青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舊制

補

矜

以不化罰為行試在高等為藝按其文而不考
其實責其迹而不察其心教之者非育才之道
取之者非論秀之法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
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
後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更
不任人故長史拘於法而不
得自在在下者又得執法以取必於上或曰長
後世不治皆此之由非獨庠序而已
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
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
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
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
能保其皆善任法則

徒

法猶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者不得人
則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無待
於密法而法之密反害其成才之道故小若略文法而專責任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
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
所以事長上教民孝悌
為政先務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
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五家為
伍五伍
為保伍謂相參比也凡孤フツキ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
也保謂相保任也
黨使無失所行放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
孤フツキモ而無依殘廢而ハハモ不全羈旅而疾
病者皆第民無告使ハハモ之各得所養諸鄉皆有

童

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
 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
 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
 勸有恥觀此則養民善俗平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眾也而可一其歸仰
 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
 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眾志
 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
 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假至也王者生於有廟則萃道

之盛也蓋羣生向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無
 二人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
 心之渙散每萃於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
 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
 可致來格言鬼神之遊散亦每萃於宗廟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
 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傳易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
 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
 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
 之防秋也經說○論采薇遣戍役北秋畏暑耐
 易為侵暴每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
 留戍以防之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

傳說見第四卷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

之數分數明則上下相臨統紀不紊所御者愈眾由所操者常寡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

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

亦能有幾人謂管轄統軍之官法區畫分數之法嘗謂軍中夜驚

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

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卧帳中不

起有頃遂定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

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譜籍錄也系聯屬也明之者辨著其

宗派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為平派之始相其

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為之齊良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

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太宗

為五宗也

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持之以久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
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臣公之家行
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
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立廟院則人知
所自出而不嚴
不分祖業則人
重其宗而不遷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章
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
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
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獭皆知

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

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

堂○自庶人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當祧也主

以下皆本注影祭或一髻髮不相似則月朔必薦新薦後時

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冬至祭始祖冬至

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立春祭先祖

於朝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立春祭先祖

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

祭禴季秋成物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

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
切者可使漸知禮義

○

卜其宅兆宅基穴也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

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

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

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

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

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

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本并

城郭

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顏魯公集餘劫燒宅宅也或作室集韻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

家化之司馬公曰世俗信佛屠誑誘飯僧設道

天罪惡必生天堂不為者必入地獄受無邊坡

叱之若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剔

髮從而燒斫之己不知苦况於死者形神相離

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

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剝燒春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
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宗
子襲其

波

世祿故有世臣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古者
維自然固結而不紊散故朝廷之勢自尊

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順承而無違特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
直榦正源猶大宗也旁枝分派猶小宗也

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為榦者故曰古者天子建

國諸侯尊宗云天子為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賜之士而命之胙諸侯為一國

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于己建宗廟為祭主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

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

然而識之所謂識其大者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

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

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

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壘土居民曰城木柵處兵曰寨斥遠也候

伺也謂遠伺敵太控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

制禦也帶圍護也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附錄

操持斷決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朱子曰

相傳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

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蓋許之之詞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

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

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下同

請

成師出以律雖聖人用師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特非若後世謫詐以為謀酷暴以為律斯其為遠者大者惟志士仁人為能識之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

當念其散之之肉刑有五刻額曰墨辟截鼻

官辟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墨劓剕宮之刑或曰官刑不廢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肉刑

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渙散之久必明禮義教化以維持之不但省刑以緩死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

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

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

治皆苟而已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不正則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為惡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為善教養之法俱廢其治苟且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亦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

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十國並立其政平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

先去浮華而務實抑末作而尚本皆敦本之事也勉其孝悌興于禮遜皆善俗之事也每

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

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

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月吉月朔也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

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

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

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族大人眾則服食

者同宮台處則怨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器用固有不能齊

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

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

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雖同宗祖

然親疎有升異宮者小使人子各得父子異宮

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一命為士則父子必

密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如異居也樂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辭錄下同○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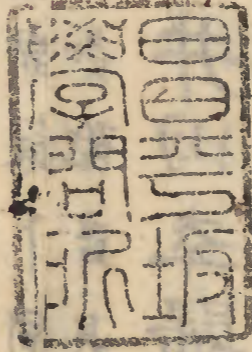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故

易不常相乃苟且縱復井田不歸於

封建則其欺蔽紛爭之患庸可定乎

近思錄卷之九

新思粒卷之六



文化乙亥

